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秦毅俊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摘要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 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基, 构建了一套从实践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框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核心文本, 系统梳理了其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逻辑起点的理论根基, 深刻阐释了其“批判与建构相统一”、“实践导向”和“人民主体性”的鲜明特质。文章重点论证了该方法论在辨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引领、锚定本土化学术建设发展方向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所展现的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进而, 本文从“跨学科融合”、“话语体系创新”、“数字时代的方法论调适”以及“教育传播深化”四个维度, 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并非僵化的教条, 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 唯有坚持其基本原理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才能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 当代价值, 实践路径

A 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rxist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Yijun Qi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文章引用: 秦毅俊.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8): 372-377.

DOI: 10.12677/acpp.2026.158404

Abstract

Marxist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is the essence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Root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a scientif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starts from practice, sees through phenomena to the essence, and grasp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ovement of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take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s its core text,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which takes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ofoundly elucidating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unity of 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rientation”, and “people’s subjectivity”. The paper focuses on demonstrating the irreplaceabl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is methodology in analyz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rend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chor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ocalized academic construction, and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methodology from four dimension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discourse system innovation”, “methodological adapt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deepening of edu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Marxist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is not a rigid dogma, but an open and developing system. Only by adhering to its basic principle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concrete practice can it demonstrate strong theoretical vitality and practical guiding power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arxism,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Contemporary Value, Practical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马克思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体系的本质区别：它不仅致力于提供一种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更根本的是要提供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方法论。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2]它为我们穿透复杂的社会现象迷雾，洞察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在当今复杂世界背景之下，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领域，从而引发的相关政策调整导致的社会矛盾上升，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有向精致的模型与数据的倾向，丧失了对重大根本性问题的底层逻辑的研究。

因此，重返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绝非纸上谈兵，绝非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根据社会具体情况和人民的需要。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要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系统阐发其当代价值，并探索其具体实践路径。

2.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根基与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的有机整体，其理论根基深植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由此演变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核心原则。

(一)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望远镜”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总开关”。它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动力与规律问题。

首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理。马克思曾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这意味着，任何思想、观念、理论、制度(即社会意识)都不能从其自身得到最终的解释，而必须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根源。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研究上层建筑时，不能陷入“观念决定论”的窠臼，而必须探究其背后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例如，在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就不能仅仅归因于“人性的觉醒”，而必须看到当时地中海沿岸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等这一“社会存在”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一“矛盾动力论”为我们分析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提供了宏大的历史尺度和分析工具。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场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的伟大调整。

(二) 辩证唯物主义：社会现象剖析的“显微镜”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纵览历史长河的“望远镜”，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剖析具体社会现象的“显微镜”。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它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社会现象时，都要看到其内部包含的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方面，并着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过程。社会变迁往往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诸如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是长期的量变积累，最终将引发社会整体结构的质变。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具备过程的、动态的眼光。

否定之否定规律指明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遭遇挫折甚至暂时的倒退，但其历史前进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三)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仅包括根本立场和观点，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思维方法。社会主义本质范畴逻辑起点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起始范畴，逻辑起点的科学确立，能够使理论内容合乎逻辑地展开，并得到充分的阐述^[4]。研究起始于对“混沌的表象”的感性具体，通过分析，形成一些简单的、关键的规定性(抽象)，然后再通过这些规定性的综合，在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思维具体)。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抽象开始，逐步上升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更为复杂具体的范畴，最终完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强调，理论的逻辑演进顺序应当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顺序大体一致。这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是纯粹的概念推演，而必须有着深厚的历史感，能够反映对象自身的历史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

3.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鲜明特质与比较优势

(一) 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它不仅批判现成的结论，更批判得出结论的前提和方法本身。这种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其最终目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因而内在地包含着

建构性。相比之下，西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往往止步于对现状的描述、解释与认可，缺乏超越现状的理论抱负。而后现代主义思潮虽极具批判性，但其解构一切、否定宏大叙事的倾向，又使其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丧失了建构新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成功避免了这两种极端。

(二) 强烈的实践导向与问题意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最终服务于实践的改造。这一特质使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始终面向社会生活本身，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无论是研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分析社会治理的“中国奇迹”，都不能从本本出发，而必须深入到中国大地火热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三) 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分析工具之一，是立足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剖析社会结构、解读社会现象的重要科学范式。该方法聚焦社会利益分化与阶层关系演变，主张从不同群体的经济地位、生存条件与利益诉求出发，客观研判各类社会现象的深层成因与发展逻辑，为具象化、深层次的社会研究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在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各类社会问题时，阶级分析方法要求精准考察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归属、社会定位、利益诉求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透过表层社会现象把握社会运行的本质规律。在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分析的核心思维与研究范式并未过时。其依然能够有效适配当代社会发展语境，助力学界精准研判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变化、梳理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化利益诉求、厘清社会矛盾的核心成因，为科学制定社会治理政策、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分析依据。

4.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彰显

(一) 社会理论分析的重要分析视角

面对纷繁多样的西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帮助研究者开展辨析与反思。借助这一分析框架考察“历史终结论”，可以发现该理论将阶段性、局部性历史现象放大为人类历史的必然走向，带有较强的主观预设；分析相关论述，一方面可以辨识其中蕴含的人类共有文明要素，另一方面也能够察知其背后裹挟的特定利益立场与文化输出倾向，兼顾价值的普遍意义与具体历史语境。依托这套分析框架，国内学者得以跳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简单盲从，增强理论反思意识，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二)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导航仪”作用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件事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像个靠谱的“导航仪”，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关键地方。有了这个“导航仪”，首先能保证研究不跑偏：别让学术研究变成不落地的“空谈”，也别变成和国家、人民脱节的“外人”；其次它还能给大家提供实用的研究思路 and 工具：研究法律的时候，它能让我们明白法律不是凭空来的，和社会现实、大家的需求息息相关；另外它还能帮不同学科“搭起桥”，打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学科之间人为划定的界限，鼓励大家一起研究重要的现实问题——就像研究“乡村振兴”，不能只靠单一学科，得把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知识凑到一起，才能把这件事分析透彻。

(三)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推动文明互鉴中的“坐标系”作用

在应对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全球治理等人类共同挑战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样显示出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出发，揭示了这些全球性危机的深层根源，即资本的无限扩张逻辑与地球有限承载力、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5]。这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方案的“另一种可能”。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分析坐标系。

5. 推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方法的生命在于发展。为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推进：

（一）深化与具体学科的融合，实现“方法论的具体化”

要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作标签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生搬硬套。应鼓励各学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度结合。例如：

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周延云与闫秀荣于 2016 年出版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一书中提出，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的各类活动是数字劳动的典型形态[7]。

在社会学领域：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职业结构变迁等，绘制出动态的、立体的中国社会结构图谱。

（二）推动话语体系的转换与创新，实现“理论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表达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应努力用富有时代气息、易于被当代人特别是青年群体理解和接受的鲜活语言，来阐述其深刻内涵。要善于将政治性、学术性、生活性话语有机结合，创造出一批标识性、融通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用“系统观念”、“矛盾分析法”来阐释辩证法的智慧，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强调其科学性，用“以人民为中心”来彰显其价值立场。这不仅是传播的需要，更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回应数字时代的挑战，探索“方法论的数字化调适”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重塑社会形态和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需要积极拥抱这一变化，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调适”。

利用大数据强化宏观趋势判断：利用海量数据来更精确地描绘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心态的流向、意识形态的动向，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支持。

借助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深化中微观研究：例如，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社会关系与资本流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舆情文本中的阶级意识或价值取向。

保持对“数字化”的批判性反思：在研究技术的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警惕技术崇拜带来的新的“异化”现象，如“信息茧房”、“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

6. 结论

纵观人类思想史，任何思想方法体系如果故步自封，都将走向僵化衰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突出特质，就在于其并非封闭固化的理论，而是立足实践、随时代持续演进的开放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扎根于实际行动，又能跟着时代不断更新。这一方法论基于历史研究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奠定理论基础，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完善。

当今社会遇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难解决。我们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推动其创新发展：既要肯定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又要紧密结合现实实践实现理论与时俱进。保障理论认知的清醒稳定，建设契合时代需求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充分释放这一认识工具在 21 世纪的理论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9.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1.

-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4] 郝璐霞, 韩建新. 略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3(6): 22-26.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1.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3.
 - [7] 韩冰, 张东伟.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劳动的物质劳动分析及研究意义综述[J]. 人生与伴侣, 2026(16): 47-49.